

種八十第書叢小火烽

獅 子 狩



版出社火烽

售代總社活生化文林桂

烽火小叢書第八十種

獅

子

狩

布 德 著

烽火小叢書第八十種

獅子狩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

實價二角五分

著者

布德

發行者

烽火社
重慶沙坪壩十三號

總經理

桂林東江路
桂林文化出版社

有著作權

禁止翻印

題記

請寬恕我過去有這麼一個見解，以爲散文寫來鷄零狗碎，是文藝體裁中一種最卑賤的形式；這錯誤的見解一直被保持着，一直到我寫獅子狩。

獅子狩是二十五年六月寫成的，那時候我正在紹興城郊流浪，紹興雖是那樣的蒼老，荒涼的小城，那時却已經有人「撐起國貨的旗幟來販賣別國的東西。」而紹興人呢，漫不在乎的從茶樓或者從「咸亨」酒店里出來，順手隨便買一兩塊「國貨」肥皂，還稱讚着「國貨」便宜不止。

這樣的事情一個神經脆弱的人是要流淚的：一個人口渴着飲水，却不知道飲的是一種毒醃。這樣，看到法國畫家特拉克洛亞的那幅「獅子狩」時，不免有所感觸，而那樣的小小的感觸，顯然不能寫詩，小說，或者戲劇，只配「鷄零狗碎」寫一點散文，但文章結尾寫到「撲過去」時，覺得自己按捺不下奔放的情感，到此却作了最適當的結束。散文雖則不免被人視爲「鷄零狗碎」，但散文也有散文的好處呵！

於是，我如同揮金如土的浪子回頭變爲一錢如命的慳吝漢一樣，我開始許給了散文以特有的尊嚴，從此也開始鍾愛了散文。

而僅僅兩年短短的時間，「獅子」真的撲向敵人去了！這其間，我看到了×人的殘暴，也看見了我們新生的力量在戰鬥中堅強起來，我用着喜悅的心情寫下了「窗」。但是，無可諱言的，以紹興作起點，我也被迫作了更大規模更寒愴的流浪，而且承受着無比的苦難。這樣我又感慨萬端的寫下了「天下」、「鄉景」、「嘉陵散記」以及「夢之類」。

今天呢，在湘北大捷之後，誠如「夢之類」的末段所說，「離開我們親眼看見祖國的歡笑」的日期已經不遠；當我選定「獅子狩」做這集子題名的時候，我比以前更有按捺不下的奔放的情感。我要重覆着我在「窗」里已經說過的話：「我們需要自由更甚於需要空氣，讓我們的自由和空氣一道流進來吧！」

布德 | 二八年十月，四川重慶。

目錄

題記	一
獅子狩	一
陽光	三
火炬	五
斧	九
我們的帳幕在那兒	一二
窗	一四
樓閣	一七
歌者	二〇
球	二三
想飛	二五
這一類人	二七
保壘	二九

網	三
賭	三
遠征人	三
天下	五
雨天	七
下駄之憶	四
夢之類	七
鄉景	五

獅子狩

什麼時候我記不起，然而我看見過一頁一個法國畫家特拉克洛亞的「獅子狩」是真的；那畫面塗抹得儘夠味；濃綠的樹，天是藍的；獅子像惺忪的坐着，獵狩者兩個人都有紫紅色有力的臂膊，好像他們已拈起槍準備開始射擊了，獅子却依舊惺忪的坐着，獅子是不生眼睛的。

這畫面和色彩一樣夠人記憶；我常常拋不掉這記憶，這記憶常常折磨我；看見一叢樹林子的濃綠我就常常要想這又是個獵狩者射擊一些獸類最好的蔭蔽了，我明晰要記得那頁畫裏獵狩者自己的面目是安置在樹蔭下，於是我開始懊悔埋怨「獅子是不生眼睛的」不該了，獅子有眼睛，獅子也並不閉起眼睛睡，這全是那一重「蔭蔽」為難它；我不知一種動物死在另一種動物「不露面目的算計里有多少？這個世界裏動物都有它自己「蔭蔽」來保衛自己，也來傷害別的，這個世界是「弱肉強食」的，這個世界應該咒咀。

然而我能咒咀這世上一切所有的生物嗎？固然我看見過獵人在蔭蔽下算計他的目標的畫，我也能想得起人在戰場上是怎樣利用「地形地物」做蔭蔽來殺害別人；然而獅子的蔭蔽呢？也許獅子龐大不能有蔭蔽，也許獅子並不算計人不用有蔭蔽；總之獅子顯明的坐在巖上沒有蔭蔽是

真的。你看見過那頁特拉克洛亞的習作嗎？在特氏的習作裏獅子被安排到這樣可憐的命運里誰又能沒有感傷呢？在特氏的畫幅上獅子是可憐的生物。

於是在憐憫獅子沒有蔭蔽的情緒下，我決計諦看起人類所藉以自衛而害人的「蔭蔽」起來，但是這工作使我訝異，這民族里我沒有看見過一個貧乏蔭蔽的人，也許他們有破碎的衣裳，然而全不肯讓「破碎」漏自己的臉，他們自己遮掩起自己的面目來，算計自己民族的人，却不保衛自己民族；而別個民族却已蒙着「掩蔽體」來襲擊了！

這我又如何呢？

我看得十分明白，有些人用假面目害他自己的兄弟，有些人，在臉上塗起一抹黑搶自己熟人的家財……一切擄掠奸淫的勾當，只要遮起面皮就全好幹，我能抱怨那些侵略我們的人嗎？而且有人告訴我們，這里居然有大夥撐起「國貨」的旗幟賣別國的東西的人，叫我真好說什麼？自己的人替別人甘心「偽裝」，讓自己的人欺騙自己人！

這叫我咒咀也無用了，又想起那一張特氏的習作來，獵人那紫紅色有力的臂膊，我是不配抱怨的，他們長他們自己的。然而自家人替別人做「蔭蔽體」又何所甘心呢？我連抱怨一句也不屑。好也算，獅子生眼睛的，獅子生眼睛也不想瞌睡，獅子在這個世界的安排下，不一定是可憐的生物，我們不能叫獅子來一股蠻勁嗎？獅子是龐大的，獅子有的是蠻勁，我請你們大家幫我喊——

「撲過去！」

二六年一月，改舊作。

陽 光

三月，陽光從樹林子里漏下來，樹葉子還長得十分疏朗，我立在樹下，陽光便披了一身子。陽光很明朗，那光彩使我記憶也明朗起來，我想起遠方友人的來信。

信是用草率的筆緻劃下的，淡淡的鉛筆的字跡中，我彷彿看見了朋友那雙又濃又黑的大眼睛，那眼睛在說話，我彷彿聽見它淒切的呼喊——

「告訴我！我們的陽光在那里呢？我們希望的陽光是太美麗而我們的心是太陰暗了，我們要陽光……」

朋友是一個鄉下小鐵匠，他也讀過書，但他更需要工作。每天他看見鐵爐子里火星笑着飛出來，又看見它黑下去，死了，變灰；就這樣他在那黑色的小市房里安排了自己七八年陰暗的生活，黑色的小市房里是晒不到陽光的。

於是，在我有一次告訴他西湖二月陽光的可愛以後，他的感慨來了。我不知如何慰藉他。我想起天下另一羣生活在黑暗里的人：我想起磨秤桿子的小三子，我想起在磨房里永遠奔波於貧窮圈內的老王，還有那一羣胼手胝足把生命交付給工廠的無罪的靈魂……我不能再想下去，牆外一聲汽

車喇叭的呼喊，使我從似夢的情況中醒來。陽光從樹林子的頂尖掠過去，照着短牆了，我的思念落在另一羣人中間。

這一羣人我也熟悉，他們用小三子磨光的秤桿，給那羣無罪的靈魂以公平的酬報。却不會想着他們連老王磨房里的麥麩片都吃不起。他們把自己交給逸樂，陽光下他們姿意的跳着，笑着，他們有輕車，有……陽光是他們的。

但世界每一分鐘都在變，誰能擔保那一羣生活在黑暗里的人能永遠不想到陽光？你聽他們此刻的清晰的聲音——

「我們的陽光在那里呢？」

陽光是一筆債，你設想那情景將怎麼駭人？他們有一天都將伸出手喊——

「還我們陽光！」

我彷彿又看見朋友那一雙又濃又黑的大眼睛，眼里的火星也笑着要飛出來……

火炬

是的，我不想隱瞞，在寒冷的冬之季節里，我確曾想用愛情之火來溫暖自己；和此刻一樣，那時我在一間極小的房子里坐下來，我捻亮了電燈，我看見爐火滯緩之步伐昇起又降落，看見梅花淡色之身影，拋在燈輝下。於是，我禁不住自己的心之火燄的跳躍，攤開稿紙，畫起短短的書簡；短短的書簡中我按捺不下自己悠長的悶鬱。

就是這麼我把信寄出去了，我用自己僅有的勇敢把這信寄出去的。以後，我馬上離開那間極小的屋子到另一間小屋子里去，我不敢置信命運將給我榮寵之賞賜的。然而，正像你從前祝福我一樣，我在另一間小屋子里竟然讀着從浙西遼遠的寄來的回書，自然，我的喜悅你可以想得到，但你想不到的，是我却因此而自己安靜起來，我沒有寄出第三封信。以後，我回到山上去，我用一堆書，一疊稿紙折磨自己，我不再想笑，這你明白，我這次回到山上來都緊繃起臉。春天里我不再想到青色戀慕味的夢了。

你的猜測是對的，你如今告訴我我像一個不敢玩弄爆竹的孩子。你說得好：我一手執着火炬，一手數着一連串的爆竹，我想放，而我又怕會爆出不幸來，所以，我這麼猶豫。我在猶豫的狀況中使自己

沉默是不得已的，我苦痛，而沉默又叫我無聲的忍受苦痛。

但有那個聰明人可以告訴我，我應該如何處置自己呢？我僅僅爲一個人苦痛着，而那個人是不會知道我爲她痛苦的。我感覺着自己這種熱情之可鄙薄了，當有一次到山下去看見另一個世界。

那個世界是都市里有名的戲院子，我跑進去，看見無數人的頭在那里滾着，笑聲呼聲像一陣潮趕一陣潮。二樓上平劇場里人氣濃重得使我馬上退出來，我真奇怪那一大堆人能把自己安安穩穩的放在椅座上，而戲子們又能在台上扮演得像煞有介事，一個有一副滑稽的嘴臉的小丑登場了，觀眾們又是一陣震天價喝采，但沒有人感受空氣的污濁而跟我一起出來。

我落樓來，穿過「共和廳」，「共和廳」里一樣熱鬧，台上三個人的技術表演哄住那一大堆人，後面椅座上時常有人站起來，又有人喝着要他們坐下去，白衣的侍者們忙得像幾匹燕子。我看見台上兩個赤膊的漢子在燒着火的木架子中竄，又看見他們把碎玻璃片吞下去，用洋油嗽口……但這些把戲仍然不能引動我的興緻，我走了。我到影劇場看歌舞團去。

Violin 的聲音像一支烟慢慢的飄過來，藍色的布幕前，七個歌女用輕綢裹住上半截身子，步武輕緩的起落。霓紅燈光從歌女們臉上討來各種顏色賣給觀眾，他們都沉醉着，我知道你來也準會打哈哈的。

可是，我又走了，你知道我想找一個清涼的地方，於是，我跑到屋頂的洋台上去，想着熱鬧的氛圍

里寂寞只有我，我怎能不有傷感呢？我想起黛莉來。

藍天上疏疏密密的鑲着銀色的星子，我望得見遠處白茫茫一片錢塘江靜靜的睡着，我想如果這時有她在身旁我又將有何種心情呢？

我給自己一個冥想的旅行。

但是歌舞團里的 Viola 聲音輕輕飛過來，給我冥想的旅行上劃起一道海，我不能再把黛莉想下去，我看見這海上有無數人爲生活而掙扎着，有無數人爲了生活而在火里竄，而出賣色相來供給別人的娛樂；又有無數人爲了生活的憂煩而借此刺激自己，而且這海上風暴也快來了……

我不禁爲這些生活在海上的人們就憂起來，整個戲院子的熱鬧情況又在我眼里浮現，我却彷彿看見他們那羣含笑的臉龐都在那里掉淚，（淚水淌下來濕得我腳底陰涼涼的）他們呼號，他們企求提攜！沒有一隻船度他們過兇險的海去。

我真鄙薄自己過去太浪費熱情了，我不能僅僅爲黛莉一個人而苦痛着，我在大衆里生長起來，我不能忘記大衆。

說我像一個想放爆竹的孩子也好，但如今我可告訴你，我不再猶豫了。是的，我一手執着火炬，一手執着爆竹，我要用火炬點起爆竹驚醒一些人，我想用火炬指示他們誰是目前中國的主人？不再顧慮到爆開來火星的會灼傷自己了，可不是爲大衆執火炬而受傷是榮幸的？

讓我們把火炬點燃吧！把眼前的災禍告訴給任何人。記得當年只烽火一現，愛國的健兒都從四方奔來救多事的中原。而如今，我怎麼說好？你看——

錢塘江在亞細亞的平原上靜靜的睡着，我們的人民也靜靜的睡着。
我真的只有把火炬點燃了，聽啊——

↑「篷」

● 末句「篷」字上「个」號表聲音上昇意

三月。杭州荊山。

斧

孩子，新年里你要我買了木製的斧頭給你玩，如今你玩着斧頭時，又聽了你母親的唆使，要我講關於斧的故事，我看見你母親在調皮的笑，你瞪着一雙黑眼珠呆呆看我，我不好再當做不理會，獨自獨個兒看書，我看見你黑眼珠里漸漸起霧，你的臉色是我最愛讀的書本。

是的，關於斧的故事像你母親所說我曉得很多，我應該把這些故事告訴你，你現在有愛聽故事的年齡；但我怕這些故事講來不動聽，我不會像你母親那樣給你講「失樂園」，也不會像你祖母講「西遊記」，使你擔心到亞當、夏娃和唐僧的命運；故事講完了你還用小嘴嚷着「再講再講……」我似乎也可以把盤古氏用斧頭開天闢地的故事，講得使你覺着驚奇，但我不願像她們用這些神怪的傳說來蒙蔽你無邪的天真，我們眼前是人的世界，你將來會明白的，引你走向人的世界來是我的責任。

對的，人關於斧的故事你曉得的，有佛蘭克林替陌生人磨斧而反落得那陌生人的奚落，華盛頓用斧砍去了他父親的櫻桃樹，却因為他能誠實的承認自己的過錯，而博得人們的稱許；還有我也記得，那是七里莊木匠阿季，因為欠債逼得緊，二月里把他的師傅娘和小季一家三口全用鐵斧結果了

性命的慘劇；這事情哄動全村莊，我不是也領你同你母親一道去看過？你看見那間小屋子裏，阿季直挺挺躺着，胸口冒了血，身邊斧頭上的血却凍得變紫。你問我：「爸爸，阿季給什麼人殺了？」我的回答是「他自己殺了自己。」這回答顯然更加使你疑惑，你當時想立刻再探問底細，但我給你阻止了，我不等你問便埋怨你：「孩子，不要多管事，阿季死了是規矩人。」

誰料得到那一件事情會十分強烈的感動你？那一天回去你不吃飯，獨個兒拿着我買給你的斧頭去廂房里玩，你母親怕你害了病，喊你也不回答；等我們來看時，你却臥在廂房的地氈上，閉着眼，那把木製的斧頭睡在你旁邊；那光景恰真像阿季家里。我看了好笑，你母親氣得躁腳，要打你，說你弄髒了新大衣，而你只淡淡的回答：「媽！我學阿季做規矩人。」

這以後我不敢對你說話，偶有的談話我也十分謹慎，我明白了——一個大人的語言行為影響孩子的語言行為的力量是這樣的大，我於是漸漸顯得對你冷落了。但這回你又逼着我說，要我對你說什麼，我想到的只是一則近來報紙上看到的新聞，事情是這樣的——

「一個巴西國人的兒子，在一個日本人的園子里採果子，給那園主人一斧砍着要害；這個可憐的受傷的孩子，只來得及活奔回家里，把這緣由告訴他父親，那一點短短的時間，便吐出最後一口氣死了；他父親無法再聽見他說一句話，喊一種聲音，孩子生前是新鮮活躍的，孩子死了也留給人新鮮活躍的記憶，這使他父親變為瘋狂，懷着手槍滿街上找尋日本人，找着日本人就槍殺，那個殺他兒子